

第 7 卷

夏衍劇作集之一

水 鄉 吟

夏 衍 著

開 明 書 店

水
鄉
吟

夏衍劇作集之一

永 鄉 吟

每册售價人民幣3,500元

己(吟0692)

著 者	夏	衍
出 版 者	關 明 書 店	
	(北京西總布胡同甲50)	
發 行 者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 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北京絨線胡同63—67號)	
印 刷 者	華 文 印 刷 局	
	(上海濟寧路143弄4號)	

1950年4月開明一版

57P 36K

1951年1月二版(滬2001—5000)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水

鄉

吟

人物

何裕甫 六十歲以上

何廉生 他的兒子，四十歲左右

梅漪 廉生的後妻，二十八歲

何大媛 廉生前妻所生之女，十歲

何漱蘭 裕甫的姪女，二十歲

俞頌平 一個來歷不明的青年，三十歲光景

張德祿 小學校長，五十歲光景

鍾老四 當地鄉役，三十七八歲

長發 長工，五十歲以上

阿鴻 長工，也許是小廝，十七八歲

阿祥嫂 鄰居，三十左右

其他

時代

現代，民國三十年前後，京滬淪陷後四年乃至五年，春天

第一幕 民國三十年春三月，從薄暮到黃昏

第二幕 大約一個月之後，一個晴朗的午後

第三幕 翌日晚上

第四幕 兩天之後，雨夜

地點

「浙西「陰陽界」上的一個水鄉

當舞臺後打了一下啓幕的銅鑼，臺下的燈光漸漸暗滅，幕布開始徐徐升起，而舞臺上還留着一片黑暗的時候，透過預先裝置的擴音機，對觀衆傳來了一個低沈的、足以使人陷於懷舊的聲音：

「故鄉。」

「每個人都有一個故鄉，每個人都懷念着他自己的故鄉，特別是當他的故鄉淪陷，而自己卻迢遙千里，生活和工作在一個生疏而不習慣的異鄉的時候。」

「在這簡陋的舞臺上，我們想把你們帶往你們充滿了回憶的故鄉，你們的故鄉在受難，你們的故鄉也在鬥爭，這也許會撩起你們的鄉愁，但這也給你們帶來了一些故鄉已經春來的消息。儘管敵人打算把田地毀壞，儘管他們打算用砲火、毒氣、疫病來使人類死亡，但是春天還是春天，故鄉依舊活着，而且默默地成長。」

「在這故事裏出現的是一個浙西比較偏僻的水鄉——抗戰之前，這是被外鄉人叫做『天堂』的『魚米之鄉』，也是聞名世界的『中國絲』的主要產地，但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敵寇自杭州灣登陸，十二月二十四日杭州淪陷之後，杭、嘉、湖、一

帶立刻陷入了混亂與恐怖之中，屠殺與掠奪繼續了半年之久，到二十七年春夏之交，地方漸次平靜，接着是我們的敵後政治攻勢和敵人軍事掃蕩，但結果，和敵人的企圖乃至一般人的揣想相反，經過了大小十餘次的掃蕩與清鄉，敵人在浙江的據點反而一天天的減少，『網狀控制』失敗，『梅花樁』一根根地拔去，二十九年冬，全浙西『全淪陷性』的鄉鎮還有六十二個，而三十年秋，卻已經只剩四十五個了，全浙西百分之八十的鄉鎮，依舊控制在我游擊隊的手中。

「這兒要介紹的這個小小的鄉村正位置在一種奇妙而複雜的政治環境裏面——浙西一般人嘴裏講慣了的所謂『陰陽界』的邊緣。陰陽界是敵我交界的地方，敵偽勢力不能完全控制，而我們因為地形的限制敵後政權也不容易鞏固，因此，在殘破的廟宇牆壁上，常常可以並排地貼上兩張同是一個縣分的兩個縣政府的佈告，敵偽的清鄉督察隊有時可以下鄉來清查戶口，而我們部隊和縣政府的徵募工作也公開的在民間號召，當然，要離開村莊到鄰縣乃至鄰村，就非通過雙方的封鎖不可。」

「『地是陰陽界，人是兩面倒，』——這是這一帶地方老百姓的口頭禪，可是事實，真真『兩面倒』的只不過是少數中的少數，看那些狐假虎威地下鄉來敲詐的偽軍偽

警，一上『場面』講話的時候，不也口口聲聲的在說：『穿東洋，吃東洋，將來打東洋一嗎？』

舞臺漸明。

「故事發生在這樣的地方，這樣的時候，春天，一個美麗的，可是在長夜中度過的春天。……」

舞臺全明，第一幕開始。

第一幕

何裕甫家。

舞臺左手，顯然是經過了不知多少次修葺的舊屋的屋簷，瓦屋，和已經剝落垂盡的粉牆，盡頭是屋子的入口，和整個屋子的灰暗破舊不相調和，兩扇白木的板門是完全新的，門邊貼着已經褪了色的春聯、春牛圖之類，牆邊雜亂的放置着農具和糊好了白紙的小蠶簞和較大的蠶扁，扁中央照例貼着紅紙剪的聚寶盆等等。

靠屋子——差不多是舞臺正中，有一棵大柳樹，垂條下已經吐出了滴綠的新芽。屋前一片空地，樹根下一張石板桌，和胡亂地放着的幾張條凳與矮凳。

盪漾着白雲的青空，下面是黛綠的遠山。隔着小溪是一片金黃的油菜花地，坐在池子裏的觀眾，也許可以彷彿嗅到那足以勾起鄉愁的油菜花的芳香。

太陽斜射着，下午四點半光景。蜜蜂的飛鳴聲，和在不遠的溪邊吹送過來的女人們洗衣的杵聲。

美麗而和平，雞犬之聲相聞，真像不會有過戰爭一樣。

幕啓時，漱蘭坐在柳蔭下的板凳上和大媛「挑花線」，少頃，阿鴻牽了兩頭山羊，從右手登場，到屋後羊棚去。

漱蘭的存在就和這村莊不很調和，儘管她穿着藍布旗袍，平底鞋，不施脂粉，但她依然奇妙地發散出一種都市女學生的情調，顯然，她是一個「外來人」了，微微帶卷的秀髮，入鬢的長眉，和一雙眼梢微微向上的靈活的眼睛，清澄的外表，也帶着一個清澄的靈魂。

大媛正和她相反，和她一比，她是一個道地生長在鄉下的「野孩子」了，黃燥的頭髮，圓臉，曬黑了的肌膚，小眼睛，和不討人歡喜的凹鼻子，打了補釘的印花布衫，黑洋布椅子。

兩人一心不亂地挑着花線，少頃。

漱蘭 不，錯了，錯了，……你看。

【大媛無言，仍舊挑着花線……】

漱蘭 也好，給你一個難挑的，來。

大媛（被她難倒了，隨手一挑，花線亂了，頑皮地）哈。

漱蘭（輕輕的抱怨）老是這樣，不跟你來，下同。（站起身來，透了口氣）去找媽媽，她到哪兒去了？

【大媛搖頭，依舊弄着花線，隨手的用袖口揩了一下鼻子。

漱蘭 又是，髒來，（從大媛的衣扣上取下手帕）不是給了你手帕。（給她揩了，然後慢慢地回轉身來，用手掌遮住夕陽，遠望）

【阿祥嫂提了一隻籃子，和一兩件洗好了的衣服，從溪邊來，獨自抿着嘴儘笑，不斷地回頭看，差不多和漱蘭相碰，看見了她，連忙斂了笑容，殷勤地。

祥嫂 喔，蘭姐。

漱蘭 阿祥嫂，洗東西？燒晚飯了？

祥嫂 噯。

漱蘭 （好奇地）你，方纔笑什麼？

祥嫂 喔，你嫂嫂……（又禁不住地笑起來，對大媛）快去，你媽媽掉下溝裏去了，——不，一隻腳，只是。

漱蘭 （吃驚）當真？

祥嫂 （笑着）真是城裏人啊，見了山羊也怕。（帶說帶做樣子）山羊把角一頂，她怕得撞到溝裏去了，大媛，快去，媽媽在河埠邊洗腳呢。

【漱蘭帶了大媛正要去找梅漪已經手裏提了，一隻長統襪子，和一枝折來的桃花，從溪邊回來了。她，從裝飾到面形，更和這鄉村不調和了，燙得蓬蓬鬆鬆的頭髮，相當洗練的都會人的化妝。半新舊的可是色彩鮮豔的旗袍，半高跟皮鞋，丰姿不惡，只是瘦弱多病，眉間常常帶着無言的憂鬱。

漱蘭（搶上一步）怎麼了？嫂嫂。

梅漪（帶着一些惱怒，但是在人前不能不裝出一份笑來）那小路滑得很呀，阿鴻牽羊過來，我一避，就踹到溝裏去了。

漱蘭 沒有跌痛嗎？

梅漪（搖頭）沒有，只是……衣服上髒了一大塊。（一隻手拾起衣角來給漱蘭看）

【這時候阿鴻從屋後出來，收拾已經曬乾了的蠶扁，他已經十七八歲，但是既啞又笨，講知識還及不上一個七八歲的孩子，典型的低能兒，也許就是所謂白癡吧，自己不會理值，別人當然誰也不去管他，因此弄得蒙首垢面，和路上的乞兒一樣。

梅漪 阿鴻（阿鴻蹣跚地走過她身邊，張着嘴巴等她的吩咐，梅漪把手裏的桃花遞給他）給我

插在花瓶裏，懂嗎？（可是一轉念）算了算了，等一會連瓶也給你打破，（恨恨地）蠢

東西。(自己拿了花忽忽進屋子裏去)

漱蘭 (看見阿鴻還張着嘴巴不動，又笑又氣) 去吧，站着做什麼？(回頭對阿祥嫂) 真是，看他又可憐，又好笑，快有二十來歲了吧。

祥嫂 誰知道。——講罵人的話，一個人活到連自己的生辰八字都不知道，大概就是啦。(阿鴻聽若無聞，勤勤謹謹地收拾了靈扁進去) 可是，蘭姐，(絮語) 大家都在講，你叔叔運氣好吶，收留了這麼一個傻瓜，這時候雇一個十三四歲的小長年吧，一年也得化這麼頭兩百塊，他呢，白吃飯，沒工錢，做得不好的時候，打打罵罵也沒相干。(拾起籃子要走了，忽又想起了似的) 喔，蘭姐，你看，少奶奶打扮得真漂亮，在家裏也打扮得像做客人一樣。……

漱蘭 (怕給她嫂嫂聽到，另起話頭) 阿祥嫂，阿祥哥有信來嗎？

祥嫂 信？(斂了笑容) 別提這死坯，整整半年，一個字也沒有帶來，死在外面，就不想起家了，一個錢也不寄，大的小的吃什麼？靠我一雙手？

漱蘭 別這麼說，在前線打仗，這是替國家出力啊。

祥嫂 說是說得這麼好聽，好聽有什麼用呀？(低聲) 聽說，調到江西去了……

【梅漪已經換了一件淡藍色的旗袍，清清白白，一邊扣着鈕扣，從屋子裏出來。

祥嫂（連忙住了口，端過一張條凳用手揩了揩）少奶，你坐。

梅漪（微微點頭表示了謝意，看了看凳，從口袋裏摸出一塊鮮豔的手帕來鋪了，然後坐下，又站起來，大聲地）阿鴻，阿鴻！（阿鴻出來，呆站着）掃一掃，（做掃地的手勢）跟你說了幾遍，雞啊，鴨啊，不准放到這兒來。（阿鴻拿了掃帚掃地）這是什麼？（瞥見了阿祥嫂籃子裏的東西，好奇地拿起一根）這不是山藥？

祥嫂（有點不好意思）不，這是……葛根，不瞞少奶說，以前幾天還可以吃兩頓山芋，現在連山芋也吃不起了，死坏不寄錢回來，這還是兩個孩子昨天到山上去掘了來的。

梅漪（嗅了嗅）唔，有點藥臭！（蹙緊眉頭）這當飯吃？

淑蘭（慨歎）可不是，現在鄉下人是十家有九家都吃雜糧了。

大媛（歪着頭）好吃的，裏面有粉，甜的。

梅漪 大媛，爸爸叫你去敲背。（對阿鴻）掃輕一點！

【大媛啾起了嘴，懶懶地進去，阿祥嫂還打算講幾句，看見梅漪不很理會她，只得走了。

湫蘭 (看她走了) 咳，怪可憐的。

梅漪 誰？

湫蘭 阿祥嫂啊，男人去當兵了，兩年沒有回來……

梅漪 喔。

湫蘭 哥哥在幹什麼？

梅漪 (不止勁) 還不是跟那老頭兒下棋，整半天，下不厭的。

湫蘭 跟誰？

梅漪 就是你說的那個小學校長。

湫蘭 喔，他還是我們遠房的舅舅。

【梅漪無言。

湫蘭 嫂嫂。

梅漪 嗯？

湫蘭 你看，你這幾天面色好得多了，我早說，在鄉下住下來，身體會好的……從上海

來了快有兩個月了吧？

梅漪（淡笑）不止了吧，在鄉下，好像日子過得頂慢。（停一停，反問她）蘭妹，你住得

慣

漱蘭（點頭）噯，我是從小就在鄉下長大的。（一轉念）嫂嫂，不很住得慣吧？

梅漪（依舊寂寞地笑了笑）在這地方住下來，覺得嘴巴沒有用了。

漱蘭（不覺）什麼？嘴巴沒有用了？

梅漪可不是，長着嘴巴跟誰去講話呀？真的，要不是你來，我真悶慌了。你借我的

那本小說上不是說，有一種病叫做憂鬱症嗎？

漱蘭（懂了她的意思，但一時想不出安慰她的話來，頓了一頓，慢慢地）從上海到這偏僻的鄉

下來，環境變得太快了，不過……住下去總可以漸漸的慣的。

梅漪（抽了一支煙）住下去？蘭妹，（笑着）你，打算在這鄉下住下去？永遠？

漱蘭（問住了）那也不一定，可是……（弄着手帕）

梅漪（黯然）當然啦，你是可以走的，有機會……我就——（把下面的話嚥下去，歎了口氣）

【漱蘭無言。

梅漪（慨歎似的）本來，我就不打算到鄉下來，都是你這位哥哥，怕這樣，怕那樣，樹葉

子落下來怕打破頭，說住上海娶受日本鬼的氣吧，到了此地日本鬼照樣管得着，說上海生活困難吧，跟你說是不會生氣的，你叔叔家境也不見得好啊，他老人家瞞着我裝體面，可是我一到立刻就知道了。

漱蘭

（勉強應酬）不過，苦粥苦飯總還可以過下去。

梅漪

那，上海也是一樣。

【沈默。夕陽沒入遠山裏去，一片綠色，遠遠的農夫吆喝耕牛的聲音。

梅漪

（把一段香煙丟了，轉換話題，帶笑地）蘭妹。

漱蘭

唔？

梅漪

你沒有騙我？

漱蘭

什麼？騙你？

梅漪

昨天說的話，當真？

漱蘭

（困惑）昨天說的？什麼話呀？

梅漪

（撲嗤的笑了）昨天晚上，就在這兒講的。

漱蘭

（依舊不懂）什麼呀，你不說清楚……